

第 2 卷
101072

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

音樂叢刊之一

王光祈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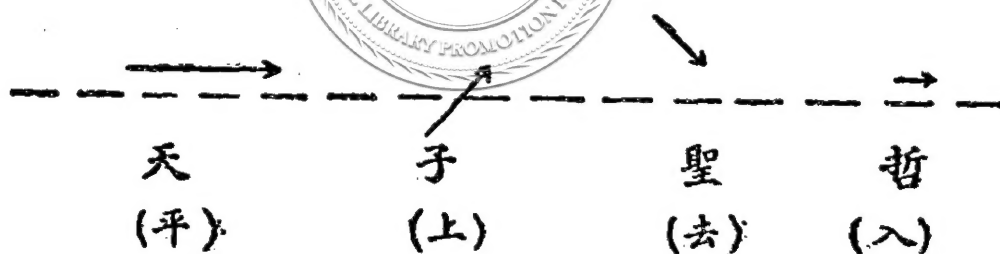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metrik)

王光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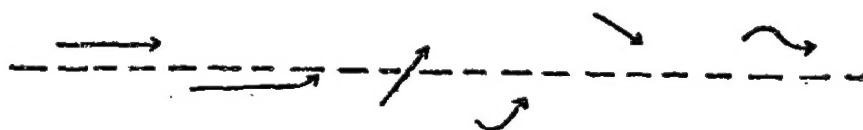
此書係成於民國十八年,但近來覺其應有補充之處,茲特補述如下:

吾國文字,向分平上去入四聲。平聲之音,平正上聲之音,向上;去聲之音,向下;入聲之音,短促。所謂『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是也。譬如『天子聖哲』四字,(此爲梁周捨對武帝所舉平上去入四聲之例。)則其聲音高低,有如下式:



在南曲之中,入聲之字,往往因歌聲延長之故,變爲平聲。於是遂有『讀則有入,唱則無入,』之說。至於中國北方,則又以本無入聲之故,常將北曲入聲之字,分隸『平上去』三種之內。

又平上去三聲，各有陰陽二類。陰類之字，其音常高於陽類之字，故從前中國製譜之人，常將陽類之字，比較陰類之字，低配一個『整音』，以分別之。(註一)若繪爲圖式，則其形如下：



例如：東 同 董 隴 凍 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凡入聲之字，改隸平聲者，皆爲『陽平。』改隸上聲者，皆爲陰上。改隸去聲者，皆爲『陽去。』(南曲：『陰入』長唱，則近『陰平』。『陽入』長唱，則近『陽平』。)

平聲之字，較之上去入三種仄聲之字，有下列兩種特色：(甲)在『量』的方面，平聲則『長』於仄聲。即徐大椿樂府傳聲所謂：『四聲之中，平聲最長』，是也。(乙)在『質的』方面，平聲則『強』於仄聲。(按平聲之字，其發音之初，既極宏壯；而繼續延長之際，又能始終保持固有『強度』。)因此，余遂將中國平聲之字，比之於近代西洋語言之『重音』(accent)，以及古代希臘文字之『長音』。而提出：平仄二聲，爲造


成中國詩詞曲的『輕重律』Metrik之說。蓋近代西洋詩詞之『輕重律』，係以『輕音』『重音』合組而成；古代希臘詩詞之『輕重律』，則以『短音』『長音』合組而成。（按希臘『輕重律』係將字音分爲長短二種：『長音』恰恰長於『短音』之一倍。）而中國之平聲，則兼有『重』『長』兩項特色，實爲全詩之重心。故中國律詩絕詩，亦多以平聲之字爲結尾。

本來中國語言，因其兼有四聲：忽升忽降，忽平忽止，之故，其自身業已形成一種歌調。再加以平聲之字，既長且重，參雜其間，於是更造成一種輕重緩急之節奏。故中國語言自身，實具有音樂上各種原素。此爲中國文學發達之最大原因；同時亦爲中國音樂衰落之最大原因。蓋中國製譜之人，填寫工尺，一以詩詞脚本爲準繩，不能自由發展其天才，故也。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王光祈補記於柏林國立圖書館中。

（註一）據王季烈集成曲譜全集卷一第三十五頁，玉集卷一第十七頁，所載：則中國崑曲，關於四聲陰陽製譜之法，其式如下：

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



東 同 董 隴 凍 洞 吉 逸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Metrik)

王光祈

從音樂論點上觀察

此文原名 *Über die Metrik der chinesischen Dichtung und Musik*, 係在德國雜誌 Sinica 之上發表。茲特譯出, 以就正於國內研究文藝之士。惟其中有數段, 係專為德國人而發者, (譬如中國詩詞曲各體之進化, 等等。) 現在將其省去。反之, 此項學術用語及概念, 有為吾國學界不甚習見者, (譬如『輕重律』*Metrik* 及『節奏學』*Rhythmik* 之類,) 則特別加以詳解。換言之, 此篇譯文已非廬山本來面目矣。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王光祈識於柏林國立圖書館內。

(一)詩與樂之密切關係



德英三國國歌之『輕重律』

國詩詞曲中之『輕重律』

性句尾與女性句尾

(五)平聲字與仄聲字之性別

(六)詩中轉韻與樂中轉調之比較

(七)中國近體詩之「輕重律」最有秩序

(八)「輕重律」與「漲縮律」之區別

德國研究『希臘節奏學』之著名學者R. Westphal (1826-1892), 於其所著音樂節奏大綱 *Elemente des musikalischen Rhythmus* 一書之中, 曾有言曰:『吾人可以直言不慊者, 即詩之起源, 同時便是樂之起源, 是也。所有詩與樂之密切關係, 直至今日猶依然存在者, 並非自該兩藝術之晚期進化始然, 乃是自有該兩藝術以來即係如此。最古之詩, 乃係一種歌調; 最古之樂, 乃係藏在詩句之中。直至詩與樂之晚期進化時代, 二者始各自獨立分離。於是詩則不歌而讀, 樂則另有樂器演奏。但最初所謂演奏, 亦無非用來伴歌而已。樂器而能演奏獨立調子, 乃係甚為遲晚之事。……』此種主張, 對於中國詩與樂之進化情形, 亦復完全適合。

「輕重律」一字, 法文名為 *metrique*, 德文名為 *m-*

etrik, 英文名為 metre, 係表示詩中各字之『單音』, 何者宜輕何者宜重之格式。譬如法國國歌第一首: (其中符號, 一係表示『重音』, 或稱為 Accent, 係表示『輕音』。)

Marche des Marseillois.

— — | — — | — — | — —
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 — | — — | — — | — —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e;

— — | — — | — — | — —
contre nous de la tyrannie

— — | — — | — — | — —
l'étendart sanglant est levé,

— — | — — | — — | — —
l'étendart sanglant est levé.

— — | — — | — — | — —
Entendez-vous dans les campagnes

— — | — — | — — | — —
mugir les féroces soldats?

— — — | — — — | — — —

Ils viennent jusqu' dans vos bras

— — — | — — — | — — —

égorger vos fils, vos compagnes.

— — — | — — — | — — — | — — — | — — —

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ill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rchez! marchez! qu'un sang impur abreuve vos sillons!

馬賽市民之前進

起起起,愛國的男子!

自由之日已到矣!

反抗無道與專橫,

革命之旗已張起!

革命之旗已張起!

你們聽呀!什麼正在狂叫?

營中野蠻兵士大咆哮!

要來你們面前,

殺你們的兒子,殺你們的同道!

市民市民!快拿軍器!快組軍營!

一直殺得敵軍遍地尸橫

又如德國國歌第一首：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 — | — — | — — | — —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 — | — — | — — | — —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 — | — — | — — | — —
wenn es stets zu Schutz und Trutze

— — | — — | — — | — —
brüderlich zusammenhält;

— — | — — | — — | — —
von der Maas bis an die Memel,

— — | — — | — — | — —
von der Etsch bis an den Belt;

— — | — — | — — | — —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 — | — — | — — | — —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德國德國高出一切

德國德國高出一切，

於茲世界獨超絕，

倘能保爾衆，抗爾敵，

全體國民長相結；

東自買兒，西至馬色，

北自擺提，南愛及；

德國德國高出一切，

於茲世界獨超絕。

又如英國國歌：

God save the King.

— ◡ ◡ | — ◡ ◡

God save our noble Queen

— ◡ ◡ | — ◡ ◡

Long live our gracious Queen!

— ◡ ◡ | —

God save the Queen!

— ◡ ◡ | — ◡ ◡

Send her victorious,

— — — | — — —
happy and glorious

— — — | — — —
long to reign over us:

— — — | —
God save the Queen!

上帝保佑我后
上帝保佑我后安康!
聖后萬壽無疆
上帝保佑我后安康!
賜伊勝利快樂,
更能名震萬方,
永作吾民之主。
上帝保佑我后安康!

(按以上三歌,余曾在拙著各國國歌評述中譯過,但上列譯文,乃係余最近將其改譯者。尤其是法國國歌,當時係照德文譯本轉譯,頗與原文意義不符,茲特根據原文,將其完全重譯一次。)

我們細看法國國歌之開始二句,其『單音』皆係

一輕一重,彼此相間,而且是先輕後重;西文名之爲『揚波式』Jambus。反之,德國國歌開始二句,則係先重後輕,西文名之爲『突後式』Trochäus。(按上列各歌之『輕重律』,余皆以『縱線』別其段落,以求醒眼)此外還有兩種:一曰『阿娜拍斯土式』Anapaestus,其組織爲——換言之,即兩輕一重,是也。二曰『大克低波式』Daktybus,其組織爲———換言之,即一重兩輕,是也。(英國國歌即係此格)以上四種,爲西洋詩歌之根本格式。每詩之中,或者專用一個格式或者將各種格式混合用之。

西洋人之習漢文者,最怕中國人講究平上去入中國人之習西文者,亦最怕西洋人講究 Accent。上列三首國歌之『輕重律』,我係從下列三方面:(甲)該國語言發音習慣上,(乙)西洋詩歌『輕重律』格式上,(丙)該歌音樂調子關係上,仔細考察而定者;但仍不能擔保其毫無錯誤。其中比較有把握的,要算是德國國歌。因爲無論如何,我究竟在德國住了九年,朝夕聽人歌唱,可以設法考察其輕重讀法之所在。至於英法兩國國歌則余親聽該兩國人士歌唱之機會未免

太少，所以對於『輕重律』一事，只能就理論上加以決定；究竟實際歌唱，是否一如余所決定者，則此時尚須加以保留。但余可以擔保者，只是『大致不差』四字而已。

以上所述，即爲西洋近代詩歌之『輕重律』；換言之，只在『單音』之『輕』與『重』上注意。反之，古代希臘詩歌之『輕重律』，則在單音之『長』與『短』上注意；一個『長』，等於兩個『短』。（一＝二短）。專注意『輕與重』者，我們稱之爲『質的輕重律』。專注意『長與短』者，我們稱之爲『量的輕重律』。

至於我們中國詩歌之『輕重律』，則與近代西洋詩歌相同，均屬於『質的輕重律』一類。我們知道，中國作詩須講究平仄；（上去入三聲，統稱爲仄。）填詞製曲，甚至於要在仄聲之中，細分上去入三聲。平聲字中係包含一切『重讀』之字，其性質爲向下沉墜的，富有收束力的，平穩有如泰山。反之，仄聲字中係包括一切『輕讀』之字，其性質爲浮於空中的，未有收束力的，輕飄有如遊絲。因此之故，我便直以西洋詩中表

示重輕之符號『一』與『ㄣ』,代表我們中國詩中之『平』與『仄』。

關於平聲字中含有沉重收結,平穩,各種特質一事,吾人可於中國詩歌押韻一事見之。在近體詩中,如五律,七律,七絕,三種,無不以『平』爲韻,此無他,正因其沉重平穩,收勒得住之故。反之,五絕韻脚則間有喜用仄聲者,吾人讀之,嘗覺其有如浮於空際,沒有着落一樣。何以中國詩人何以獨對於五言絕詩乃用仄聲? (但李白之五絕,用平韻者仍甚多。如『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及『不見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等等。) 其答案當爲第一,五絕在近體詩中爲字數最少者。『量』既不大,收亦容易。正如石上清泉,只用一手便可止其下流。黃河之水,則非大築重堤,不能禁其奔潰。第二,五絕收束既易,便由此可在近體詩中多立一格。蓋平韻收束,係一種『男性的美』;仄韻結尾,則爲『女性的美』;二者各有其長。西洋詩用『輕音』結句者,謂之『女性句尾』;如上述德國國歌第一句之句尾,是也。反之,用『重音』結句者,謂之『男性句尾』;如該歌

之第二句句尾是也。西洋羅曼主義派 Romantiker 音樂家，最喜用『女性的結尾』，如德國音樂家薛滿 Schumann，其最著者也。（譬如 $\frac{4}{4}$ 拍子，其第一個『四分音符』爲『重音』，第二個『四分音符』爲『輕音』。羅曼主義派最喜以第二個『四分音符』結尾，以收餘音繞樑三日不絕之美。而古典主義派 Klassiker 則喜以第一個『四分音符』結尾，正有如霹靂一聲萬籟俱寂。『女性的美』所以表示柔情密意無有已時。『男性的美』則所以表示意志堅決，截鐵斬釘。）因有上述第一第二兩種原因，所以五絕喜用仄韵收束。

此外吾國自唐朝詩學進化達於極點以來，在近體詩中遂建立一定格式，所謂：

—— — — — —
 平平仄仄平平仄
 — — — — —
 仄仄平平仄仄平

者，吾人直可以稱之爲『複突後式』 Doppel=Trochäus 與『複揚波式』 Doppel=Jambus。換言之，即是輕重雙雙相間，有如波濤起伏。而且上行波紋（即平平仄仄

平平仄,)與下行波紋(即仄仄平平仄仄平)恰恰相反,以成對峙之形,吾人於此尤可見音調輕重升沉之原因,實與平仄兩聲有關。

以上所述,爲中國近體詩的『輕重律』之大概情形,以後尙當再行依次逐一加以詳細研究。至於中國古體詩之『輕重律』,則因其無一定規則之故,無論中西著作均無加以解析者。但吾人若將前人古體詩之名作,任選一首,並將詩中之字若干,加以改易,其改易之法,係只變更其平仄,而不變更其意義。則其結果,吾人讀之,勢將覺得意義雖然如故,而聲調却遠不如原作。此豈非古體詩中之平仄,亦自有其重要關係之明證乎!如之何而吾人獨不加以考察也!茲特依照中國詩詞進化次序,將詩經四言詩以至於元曲之『輕重律』,一一舉例分析如左:

詩經關雎篇

———	— — —	— — — —	— — — —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 — —	— — — —	— — — —	— — — —
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	———	———	———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	———	———	———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	———	———	———
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以上二十句之中，其『輕重律』之組織，計有八種彼此各不相同之格式如下：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在四言詩中，統共可以組出十六種各不相同之格式($4 \times 4 = 16$)。譬如詩經鹿鳴一篇，所有十六種格式，即無不包含其中。誠然，我畫上列一詩之平仄，係依照今日發音標準。究竟三千年前，讀法如何？固無人敢於妄斷。但吾國自魏晉以來，既有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沈約之四聲譜，孫愐之唐韻，劉涓子之平水韻，則吾人今日對於古人平仄讀法，亦可藉此窺知一二。至於唐朝以後，吾國近體詩既已造成一定平仄之格式，於是吾人對於近體詩平仄之解析，直可以謂為毫無疑義。

吾國詩之進化，既係由四言進爲五言，因此特選李白春日醉起言志五古一首，加以剖析如左：（按李白此詩曾爲奧國大音樂家馬迺兒 Mahler，譜入彼之巨製 *Das Lied von der Erde*。）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 胡爲勞其生 所以終日醉 頽然臥前楹
 覺來盼庭前 一鳥花間鳴 借問此何時 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嘆息 對酒還自傾 浩歌待明月 曲盡已忘情

此詩之『輕重律』，除第七，第十二，兩句外，蓋無一相同者。在五言詩中，其『輕重律』之格式種類，當然更較四言詩爲多。此詩之開首四句，其『輕重律』係一種『起伏相反之對抗形勢』Kontrapunkt in Gegenbewegung；換言之，卽是：

〱〱〱〱〱，
 〰〰〰〰〰。
 〱〱〱〱〱，
 〰〰〱〱〰。

『起伏相反之對抗形勢,』在近體詩中,係有一定規律,不能隨便更易而在古體詩中則全屬詩人之自由。

假如我們依照詩學進化由五言而七言之程序,再將李白探蓮曲七古一首,加以考察,則將發現許多有趣問題。(按李白此詩亦爲奧國大音樂家馬迺兒Mahler 譜入上述巨製之中。)

探蓮曲

○———○—○	○—○———○—○
若耶溪旁探蓮女	笑隔荷花共人語
○—○———○—○	———○———○
日照新粧水底明	風飄香袂空中舉
○—○———○—○	———○—○—○———
岸上誰家遊冶郎	三三五五映垂楊
○———○—○	○—○———○———
紫騮嘶入落花去	見此踟躕空斷腸

以上八句之中,除第五,第八兩句外,其『輕重律』亦無一相同者。吾人於此,發現上述李白兩詩,其『輕重律』之安排秩序,頗有相似之點。(甲)兩詩『輕重

律』格式之重複，皆在全篇之後半篇；而且重複之處，恰在末句；其作用在使全篇結束緊嚴。吾國文學上術語，有所謂『起承轉結』或『起承轉應』者；譬如從前許多舊式文章中，每於結尾之時，再將前文已言之要語重說一遍：『吾故曰……也，』或『是故……也，』皆係一種以『應』作『結』之作用。有此一『應』，全篇結構特別緊嚴。李白之喜於末句上面，將『輕重律』重複一次者，其用意當在此。其所以特取後半篇之開始一句，（按第一首詩中之第七句，恰是該詩後半篇之開始一句。同樣，第二首詩中之第五句，恰是該詩後半篇之開始一句。）加以重複者，蓋因吾人腦中該句『輕重律』起伏顫動之餘波，尚未完全銷盡，從速加以重複，聽者確有『重聞故音』之感。誠然，李白作詩之時，何嘗故意爲之，一如余之解析者；但彼之心理中，却嘗受一種自然律之支配，至少却曾受個人自己美感之支配，覺得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能心安意適。吾輩嘗見許多作詩之人，將稿子改了又改，以求聲調之美滿，皆係此種心理現象之表現。因此之故，吾人若能將古代各大詩家作品之『輕重律』，一一加

以解析,加以統計;當可發現:每個詩人皆各自有其特點。此不獨詩詞一事爲然,即音樂一道亦無不如此。譬如我們將各大音樂家之作品,一一加以比較;則當發現:甲之各篇作品,其『樂勢』之最高度,(按樂中之有『勢』,猶文中之有『文勢』『文氣』,等等,)常在篇末反之,乙之各篇作品,則常在篇之中段;丙之各篇作品又常在後半篇;之類。此外尚可從節奏方面,諧和方面,轉調方面,(按樂中所謂『轉調』,頗與詩中所謂『轉韻』相似,其理由詳後),察出各家之特點。吾國之治詩者,常能辨別盛唐中唐晚唐作品,以至於李杜王孟元白各人作品之風格聲調。西洋之治樂者,其善於辨別各家作品,亦復如此。(乙)上述李白兩詩『輕重律』之重複,其一爲:

—— ———

借問此何時?

—— ———

曲盡已忘情!

其二爲:

—— ——— ——— ———

岸上誰家遊冶郎?

〱〱———〱〱

見此踟躕空斷腸

換言之，兩次皆是：上句是問，下句是問後所發生之心理現象以及自然答案。李太白因為浮生若夢，所以借酒消愁，萬事不問。偏偏有一個鳥兒，要飛至他的旁邊，報告春事已到，一個悲觀主義者，對於所謂春事，尚有什麼相干？所以將酒自傾，大唱其歌，但願一切忘去而已。因此『曲盡已忘情』一句，正是向鳥詢問後所發生之心理現象以及自然答案。此兩句在德文譯本中，最能將其情景描出。

上句德譯爲：Ich frag ihn, ob schon Frühling sei—
(我問他，是否春日已到？)

下句德譯爲：Was geht denn mich der Frühling an! Lasst mich betrunken sein!
(春與我尚有什麼相干！讓我沉醉罷！)

此詩被馬酒兒 Mahler 譜入樂中之後，其音樂之沉痛，直使悲觀主義程度，升至無可再升。反之，第二首詩（採蓮曲），又係描寫一種春心暗動有生可樂之境，因為那位採蓮女兒正在笑隔荷花與人相語之時，忽見

幾位少年，身騎紫騮，掩映垂楊之下；於是伊之心中，怦怦然動，遂自己問自己道：岸上是誰家的少年呀？問後，既不能跑上前去，與之相見，故只好踟躕，只好斷腸。換言之，亦是一種問後的心理現象與自然答案。此兩句在德文譯本中，亦復甚好。

上句德譯爲：Sieh was tummeln sich für schöne Kuaben,
An dem uferrend auf mutigen Rossen?
(看呀，岸上那些馳馬的少年好美呀！)

下句德譯爲：In dem Funkeln ihren grossen Augen,
Wehklagt die Erregung ihres Herzens.
(在伊的一雙灼灼大眼中，於是表現一種心絃挑動之悲哀。)

由此觀之，李白將該兩問句的『輕重律』，各自重複一次，以作該兩問句之自然答案；於詩意結構上，亦復甚爲細密。

現在我們再來研究長短句之歌行體。茲特舉木蘭一詩爲例，加以解析，如下：

木蘭辭

唧唧復唧唧 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 惟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 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 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 可汗大點兵 軍書十二卷 卷卷有爺名

阿爺無大兒 木蘭無長兄 願爲市鞍馬 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 西市買鞍韉 南市買轡頭 北市買長鞭

朝辭爺娘去 暮宿黃河邊 不聞爺娘喚女聲

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旦辭黃河去 暮至黑水頭 不聞爺娘喚女聲

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 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 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 天子坐明堂

策勳十二轉 賞賜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

木蘭不用尙書郎 願借明駝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 出郭相扶將 阿姊聞妹來 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 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 坐我西閣牀 脫我戰時袍 著我舊時裳

當牕理雲鬢 對鏡貼花黃

出門看伙伴 伙伴皆驚惶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脚撲朔 雌兔眼迷離 兩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此詩共有六十二句。其中屬於五言者，五十三句；屬於七言者，七句；屬於九言者，二句。其『輕重律』之格式，可以聚立一表，如下：

下列十四種格式全篇之中各只一次發現：

1. ㄅ—ㄅ—ㄅ—
2. ㄅ—ㄅ—ㄅ—
3. ㄅ—ㄅ—ㄅ—
4. ㄅ—ㄅ—ㄅ—
5. —ㄅ—ㄅ—ㄅ—
6. —ㄅ—ㄅ—ㄅ—
7. ㄅ—ㄅ—ㄅ—
8. ㄅ—ㄅ—ㄅ—
9. ㄅ—ㄅ—ㄅ—
10. ㄅ—ㄅ—ㄅ—ㄅ—
11. ㄅ—ㄅ—ㄅ—ㄅ—
12. ㄅ—ㄅ—ㄅ—ㄅ—
13. ㄅ—ㄅ—ㄅ—ㄅ—
14. ㄅ—ㄅ—ㄅ—ㄅ—

下列八種格式全篇之中各有二次發現：

15. ㄅ—ㄅ—ㄅ—
16. ㄅ—ㄅ—ㄅ—
17. —ㄅ—ㄅ—

18. — ∪ ∪ ∪ ∪

19. — — ∪ — ∪

20. — ∪ — ∪ —

21. ∪ — — — ∪ ∪ —

22. — — ∪ ∪ ∪ — —

下列五種格式,全篇之中各有三次發現:

23. ∪ — — — ∪ —

24. — — ∪ ∪ ∪

25. ∪ ∪ — — —

26. — — ∪ ∪ —

27. ∪ — ∪ ∪ ∪

下列一種格式,全篇之中共有四次發現:

28. ∪ ∪ — ∪ —

下列一種格式,全篇之中共有五次發現:

29. — ∪ ∪ — —

下列一種格式,全篇之中共有八次發現:

30. ∪ ∪ ∪ — —

據上表看來,全篇六十二句之中,計有各不相同之格式三十種,假如我們再詳細考察各種格式重複發

現之原因，則將見：第一句『唧唧復唧唧』之五個仄聲格式，僅在篇末之前一句：『兩兔傍地走，』重複發現一次。就全篇結構而論，乃係一種首尾相『應』之法。換言之，即在最後一瞬之際，忽然追想當初，以使全篇結構，特別謹嚴。猶憶數年前在柏林聽法國音樂大家柏爾柳斯 Berlioz 名作。其中係描寫一位狂士生活。最初，該狂士先與戀人共同領略山間明月石上清泉之清福；時有牧童笛聲，點綴其間。後來，此位狂士遂改常度，大過其放浪生活，以至於犯罪行凶。最後，被人押往刑場加以處決。當全班樂隊數十人，方欲聚精會神描寫此種一刀砍下之聲，（按即各種樂器一齊發出一種短促剛勁之音。）忽有牧童笛聲悠揚其間。於是此位狂士，不能不追想當初。但笛聲方兩轉，而刀聲驟作，頭已落矣！（按柏爾柳斯 Berlioz 爲歐洲客觀描寫派音樂家之先鋒，即世所謂『命題音樂』Programm-musik 者，是也。）其所描寫之事實，雖與木蘭辭內容完全相異，但此種正值全篇將終之際，忽使最初調子或句法，再行重複一次之手段，却彼此相同。

其次，再就該兩句之意義而論，則皆含有一種輕而

且低之性質；所以五字皆用仄聲。蓋仄聲字之宜輕讀，固已於前文再三言之矣。因為木蘭心憂乃父之故，所以不能加勁工作；『唧唧』復『唧唧』，即是形容深夜機聲忽斷忽續之音。我們念此五字之時，其聲須特別輕而且低。此正如奧國音樂家許伯堤 Schubert 名作『格雷心坐在織機前』Gretchen am Spinurade 一樣；其譜首形容機聲之處，必須十分輕輕的低奏。蓋從前織機非若今日之工廠機器，其聲如雷，故也。同樣，『兩兔傍地走』一句，乃係形容兔子傍地而走之情形，兔子素來不會『開正步走』，一如我們體操教員，此又吾人所習知者也。換言之，我們念此五字之時，亦須應用極輕極低之音，到了『安能辨我是雄雌！』一句，始行放聲重讀，有如海潮之音湧湧而來。一則可使輕重相形之美，由此愈能顯出。二則可使全篇結束，特別緊嚴有力。

此外，『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兩句之『輕重律』，恰與『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上兩句之『輕重律』相同；此無他，因該下兩句，係回答此上兩句，故也。又『朝辭爺娘去，……但聞黃河流水鳴潑潑』

一段之『輕重律』與『旦辭黃河去……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一段之『輕重律』，大體相同；此無他，因該兩段所描寫之情事，係大體相同，故也。而且該兩段係形容木蘭愁緒萬端情形，所以句中『重讀』之字，多於『輕讀』之字。我們知道『重讀』之音，帶有一種『沉悶』『沉暗』色彩。譬如我們向人訴苦，總用一種沉重之聲，決不用輕浮之音。反之，『輕讀』之音，則帶有一種『輕妙』『輕佻』色彩。蓋『重』則『沉』，沉則精神爲之抑鬱固結。『輕』則『浮』，浮則精神爲之飄逸自由。此所以吾人日用語言中，只有『沉憂』『沉暗』『沉淪』『沉落』『沉默』而無『輕憂』『輕暗』『輕淪』『輕落』『輕默』。反之，只有『輕薄』『輕佻』『輕快』『輕便』『輕忽』而無『沉薄』『沉佻』『沉快』『沉便』『沉忽』。日用語言爲民族心理現象之一種表現，非偶然也。（德文稱『憂愁』爲 *Schwermut*，直譯之則爲『其心情甚沉重』。反之，稱『輕浮』爲 *Leichtsinn*，直譯之則爲『其心意甚輕易』。其造字用意，亦正與吾國相同。）『輕讀』之字既含有『輕佻』之性，所以『

兩免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一段之中，『輕讀』之字多於『重讀』之字。蓋此段爲木蘭嘲噱同伴之辭故也。

就上列四詩觀之，（關雎，春日醉起言志，採蓮曲，木蘭辭）足見吾國『輕重律』之格式複雜，實遠過於西洋。假如『輕重律』之定義爲『同樣組織之段落，彼此並立』一如 Wichmayer 在其名著 *Musikalische Rhythmik und Metrik* 之中所下者。（譬如西洋詩中—，—，—，—，—，—，一輕一重同樣組織之段落，彼此並立。）則中國古詩中之『輕重律』勢將不能稱爲直正『輕重律』；因其段落并非同樣組織故也。其結果我們只能稱之爲『不規則之輕重律』*Ametrik*。德國學者 H. Abert 於其所編音樂詞典之中，曾有言曰：吾人今後對於『輕重律』問題，在歷史上之『相對性』，更應比較從前加以注意。如有必要之時，尚須別立一種『不規則的輕重律之音樂』名稱云云。

至於中國詩歌中之可以稱爲真正『輕重律』者，確與西洋『輕重』律情形相似者，實當首推近體詩。吾於上文曾言，中國近體詩乃係一種『複突後式』

Doppel=Trochäus,或『複揚波式』 Doppel=Jambus;換言之,即輕重『雙雙』相間,所以特於西文原名之上,加上一個『複』字。茲將中國近體詩『輕重律』之格式,彙列如下:

I. 五言律詩:

(其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 七言律詩:

(其一)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I. 五言絕句:

(其一)

(其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V. 七言絕句:

(其一)

(其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們細看上表,則律詩之『輕重律』,係兩段所組成,第一句至第四句為一段,第五句至第八句又為一段,而且第二段之『輕重律』,全與第一段相同,反之,

絕詩則只有一段，並不重複。此所以中國前人所下絕詩定義所謂絕者截也，猶言將一首律詩截去一半，是也。

不過此處應有兩事注意：第一，中國文學術語中，對於律詩平仄，有所謂『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者；換言之即句中奇數之平仄，可以自由；偶數之平仄，不宜更變。誠然，在中國詩人中喜作『拗體』詩者，並不常守此項規則。（即如李太白之牀前明月光一詩，其中第二句之上字，第三句之頭字，雖在偶數地位，亦復隨意更變。但此種不守規則之事，總算是例外。）第二，通常第一句之第七字，因用韻之故，改用平聲。在第一句第二句，第四句，押韻之詩，西洋稱為 Ghasel 式；係學自亞拉伯人。但在西洋詩中，用此韻腳格式者，究屬極少。反之，在我們中國，此式却甚流行。關關雎鳩四句，即已採用此種韻腳。吾嘗對於此事，研究其原因所在，曾得結論如下：我們知道，美學的原則，係在『複雜之中求統一，統一之中存複雜』。Das Schöne in der Einheit des Mannigfaltigen und im Mannigfaltigen der Einheit zu suchen. 此外，詩中韻腳之關係，恰有如樂中『基音』Tonio 之關

係換言之，即是利用此種『韻脚』或『基音，』以使內容複雜之篇章得以維繫，成爲一個整物。吾國詩歌之『輕重律』既若是複雜，勢非在開始之際，即以一韻定其統一基礎不可。在西洋古典主義派音樂作品之中，因其樂中諧和，轉調，各事，異常複雜之故，所以開篇第一音，多用本調『基音』或『第五階』*Dominate*，（按調中『第五階』位置之重要，僅次於『基音』一等。）以定其調子基礎，使聞者立知該篇係屬於何種主調。即在吾國音樂亦復常以『基音』爲『起調畢曲』之音。此正與詩中首句用韻之意相同。但若始終只用一韻，則篇幅較長之作品，實不免過於單調。所以中國古體詩中，復有『轉韻』之例，正如西洋音樂中之有『轉調』然。轉入平韻者，猶如西洋音樂之轉入陽調。（或譯爲『長音階，』此種調子帶有一種男性。）反之，轉入仄韻者，猶如西洋音樂之轉入陰調。（或譯爲『短音階，』此種調子，帶有一種女性。）近體詩因篇幅甚短之故，所以不必轉韻；此又如西洋簡單民謠歌曲，多不轉調，是也。

現在選錄五律（李白送友人，）七律（杜甫秋興

第一首,) 五絕 (李白憶東山,) 七絕 (李白清平調第一首,) 四篇, 將其『輕重律』解析如下:

送友人

——— ——— ——— ———
 青山橫北郭 白水遶東城 此地一爲別 孤蓬萬里征
 —— ——— ——— ———
 浮雲遊子意 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 蕭蕭班馬鳴

秋興

—— ——— ——— ——— ——— ———
 玉露凋傷楓樹林 巫山巫峽氣蕭森
 —— ——— ——— ——— ——— ———
 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
 —— ——— ——— ——— ——— ———
 叢菊兩開他日淚 孤舟一繫故園心
 —— ——— ——— ——— ——— ———
 寒衣處處催刀尺 白帝城高急暮砧

憶東山

—— ——— ——— ——— ——— ———
 不見東山久 薔薇幾度花 白雲還自散 明月落誰家

清平調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雲 想 衣 裳 花 想 容 春 風 拂 檻 露 華 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若 非 羣 玉 山 頭 見 會 向 瑤 臺 月 下 逢

所謂『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例，於上列四詩之中，可以充分看出。在律詩中，第四句『輕重律』之構造，常與第八句之構造相似；前者所以結束前半篇，西洋音樂中稱為『半結束』；後者所以結束後半篇，西洋音樂中稱為『總結束』。在絕詩中，則只有第四句一度結束。吾人若看上列四詩輕重起伏之勢，何等有序，何等有意義！近體詩之所以盛於唐朝，以及唐詩聲調之所以冠絕千古者，無他，因唐朝詩人深得『輕重律』三昧，故也。其所以能得此中三昧者，因中國音樂，唐朝最稱發達，故也。

中國之詩學造詣，至唐已達極點；後之來者，頗難為繼。於是宋人不得不另開途徑；其手段為何？即將前此一般詩人謹守之『齊偶』原則 Symmetrie，加以根本破壞。換言之，從前詩歌篇法，皆是上下兩句，齊整對立；字數多寡，亦復彼此相等；（當然亦有少數例外。）現

在詞之篇法,不但句子之字數不齊整,即『輕重律』之安排,亦復參差不一。譬如李後主憶江南一詞:

憶江南

— — — — — — — —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

— — — — — — — —

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

— — — — — — — —

花月正春風

其句法之不整齊爲何如者!此正與西洋音樂中之有古典主義與羅曼主義兩派相同。古典派作品,其句子大都由八個『拍子』Takt所組成。而羅曼派之句子,則有時係五個『拍子』,有時又爲七個『拍子』,九個『拍子』,……………等等,至爲不齊。至於詞之『輕重律』,則除了兩闋組成之作品外,(按兩闋組成之作品,後闋之平仄,每與前闋相同;如浪淘沙,是也。)各句組織亦極參差不齊。但不齊之中,亦自有其規律。譬如『花月正春風』五字之『輕重律』,明明是與『昨夜夢魂中』五字之『輕重律』相應;只有第一字之平

仄,彼此不同,但『一三五不論,』毋足怪也,此亦係前文所謂『以應作結』之一例。此外,『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兩句,猶有詩的『輕重律』之餘痕,此所以吾人嘗稱『詞』爲『詩餘』也。

宋人對於詞之一道既已登峯造極,於是元人又復無路可走。幸而此時中國戲曲發達,元人乃利用此種機會,提出三種革新辦法,以便與詞異趣。(甲)詩詞是用文言,曲則多用白話。(乙)詩詞偏於叙情 *Lyrisch*,曲則偏於表演 *Dramatisch*。(丙)詩詞係純用『歌唱』 *Cantabel*,曲則『歌唱』與『吟誦』 *Recitativ* 並用。

(按『歌唱』須依照板眼;『吟誦』則不依板眼,如下列喫糠一曲中之『嘔得我』三字,是也,又『吟誦』與『賓白』有別,『賓白』只是說話,並未注有工尺於其旁;而『吟誦』則注有工尺於其旁,不過沒有板眼而已。)茲錄琵琶記中喫糠一曲如下:

喫糠

— — — — —

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

—— — — — —

喉嚨尙兀自牢啞住

—— — — — —

阿呀糠吓,你遭驚被春杵

—— — — — —

篩你簸揚你,吃盡空持

—— — — — —

好似奴家[〓]身狼狽

—— — — — —


千辛萬苦皆經歷

—— — — — —

苦人喫著苦味

—— — — — —

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上列曲中各字之下,畫有  符號者即係『吟誦』Recitativ,歌者可以不拘板眼。(即或譜中該句之旁,注有板眼符號,如『阿呀糠吓』四字,吾人亦不必嚴格按照板眼歌唱,方能傳神入妙。)我們細看此曲無論『句法』與『輕重律』,均極參差不齊,譬如

開始九字之『輕重律』,便有

一〰〰, 一〰〰, 一〰一,

三種形式,可謂竭其變化之能事。吾國文藝中『輕重律』之演進,至是遂告一段落。自此以後,吾國文人遂只有模倣而無創造,不復再有新體出現。近十餘年來,中國文壇因受西洋文學潮流之影響,又有所謂『白話詩』者,以絕對自由爲號召。但無論如何自由,若欲作品聲調優美,其必須暗受『輕重律』支配之情形,固仍與古無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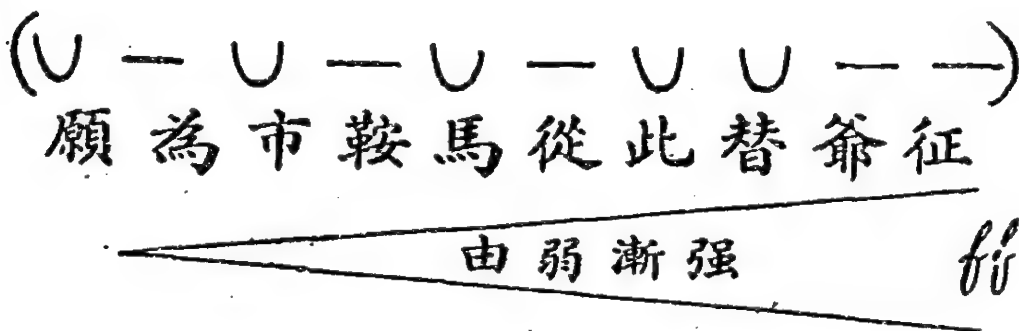
至於音樂中之『輕重律』,實與文藝中之『輕重律』相似。中西音樂之不能彼此互懂,即此『輕重律』暗在其中作祟之故。西洋音樂,於諧和,轉調,各種,固竭其變化之能事;但在『輕重律』與『節奏』方面,(按『輕重律』係指音之『輕重』而言,『節奏』係指音之『長短』而言。)却較亞非各洲民族爲簡單。此其故無他,因亞非各洲民族,多係『單音音樂』,未有諧和種種變化,所以不能不在『輕重律』與『節奏』方面設法,以求多增變化之道。諸君不信,試聽現在世界各地跳舞場中之『黑人音樂』,(即所

謂 Jazz 音樂者,是也。)其『輕重律』與『節奏』之特別爲何如者!猶憶兩年前在柏林大學音樂研究室中,試演『黑人音樂』留音片子;未演之前,大學教授先令學生,如遇樂中『應該』重音之處,請拍掌以記之。迨開演之際,學生數十人羣起拍掌,幾無一次恰與『樂中重音』相符者。換言之,學生拍掌之處,正值『樂中輕音』之處,其困難有如此者!此所以此項『黑人音樂』,至今只有『黑人樂隊』能奏得恰到好處。

『輕重律』問題,爲研究音樂者最困難之問題,同時又是最重要之問題。至今歐洲音樂學者對於此項問題,尚在爭論最烈之時,未有一種圓滿解決。我因討論中國詩詞曲『輕重律』之便,故特於此處一爲提及,他日尙當另作詳文,專門研究此項問題。

最後還有一事須加注意,即是:無論詩詞曲或音樂,均於『輕重律』的重音 *Metrische Betonung* 之外,尙有所謂『漲縮律』的重音 *Dynamische Betonung*,前者是專照字之平仄以定重音;後者則係依照句中意義,以定重音。倘若句中意義,該字須用重音,則無論該字是平是仄均須一律應用重音,換言之,『輕重律』至是

遂失其效力，一視『漲縮律』為轉移。所謂『漲縮律』者，即是各字之音，或者漸漸膨脹以至於『最強』；在音樂中稱為 Crescendo，其符號為 <；『最強』之處，並以 ff 兩個字母記之。或者漸漸萎縮以至於『最弱』；在音樂中稱為 Diminuendo，其符號為 >；『最弱』之處，可用 pp 兩個字母記之，但可以省去。譬如木蘭辭中之『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二句，即須應用『漲縮律』，其式如下：



因為從『昨夜見軍帖』起，至『木蘭無長兄』止，皆係木蘭苦訴伊父名列軍役無法解脫之情；其後木蘭之感情，乃愈來愈熱烈，於是忽下決心，大呼：『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願有一切不顧，決意犧牲之慨。所以我們歌唱此兩句之時，應從『願』字起，其音逐漸膨脹，到了『征』字，遂達『最強』之點。我們細看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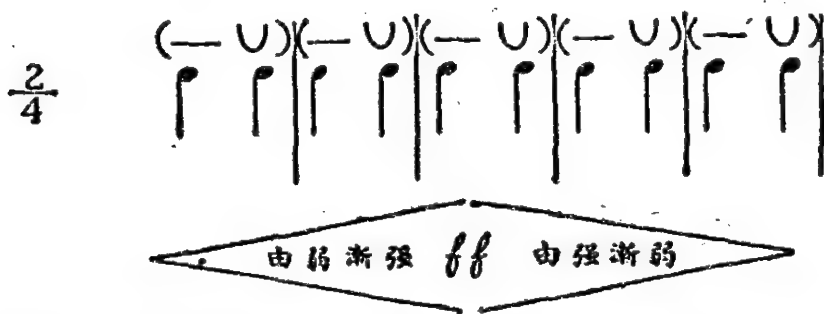
兩句之中，其『願市馬此替』五字皆係仄聲，本來皆應『輕讀』；但現在處於『漲縮律』支配之下，所有平仄皆失其效力，所以我於兩旁畫一括弧以取消之。反之，『木蘭不用尚書郎』一句，又應由強漸弱，其式如下：

(ˊ — ˊ ˊ ˊ — —)
 木 蘭 不 用 尚 書 郎
 由 強 漸 弱

因為可汗親問木蘭有何希望？木蘭當然不是乾乾脆脆的回答一聲：『木蘭不用尚書郎。』換言之，此時木蘭乃是兒女情長，思鄉念切，表現一種沉思之情形，慢慢的，低聲的，回答可汗道：『木蘭不用尚書郎！』其後繼以『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兩句，正有如萬頃情潮，一瀉而出；又須應用由弱而強之讀法，從『爺娘聞女來』起，『輕重律』始回復其效力換言之，即是平則重讀，仄則輕讀。要之，『漲縮律』係一種宏大波浪，忽而如千仞之峯，忽而又如萬丈之谷。反之，『輕重律』則只是一種微波蕩漾而已。前者所以表示

吾人之熱烈情感，後者所以描寫精神安定之狀態也。

在音樂中亦係如此；譬如 $\frac{2}{4}$ 拍子，照規矩，拍線後第一個四分音符，須『重音』；第二個四分音符，須『輕音』。但若製曲者一用『漲縮律』，以表示其熱烈情感之時，則此種『輕重律』之規矩，遂從此取消，其式如下：（譜中一〰兩個符號旁邊之括弧，即所以表示失其效力之意。）



倘若吾國治詩之人，能於此道加以注意，則其勢將使吾國許多古代文藝，平空添上無限新生命！讀者如不相信，請自選幾首詩歌，依照上述方法泡製，當可發現古人作品之美，多有為吾輩至今加以忽略，未曾盡量領略者！



中國

韻文

通論

精裝
一冊

二元
四角

文學叢書

陳鐘凡著 本書凡九章，分論詩、楚辭、詩騷之比較、論漢魏六代賦、論樂府詩、論漢魏訖隋唐古詩、論唐人近體詩、論唐五代及兩宋詞、論金元以來之南北曲。既述淵源與背景，復詳其體製與派別；讀此一編，可入中國韻文之堂奧矣。

宋詞研究

胡雲翼 一冊 九角

詞學指南

謝無量 一冊 二角半

詩學指南

謝無量 一冊 三角

學詩入門

王文瀾 一冊 一角

詩式

朱寶堃 一冊 七角

中華書局發行

詩 今 選

蔣 善 國 輯 二 冊 一 元 二 角

時代不同。讀書的觀念亦隨之而異。我國古代詩歌。不乏選本。然求其能適應現代一般閱讀者。殊不多見。本編去取謹嚴。自國風以至琴操、古歌、離騷、樂府、禽言、歌謠、莫不應有盡有。至唱和集句贈答疊韻律詩等。最易束縛人之性情。概不採入。體裁解放。注重意境。推翻韻脚。注重音節。思想則力趨平民。辭句則力求淺顯。總以不待箋注。而自能心領神會爲歸。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新(037)

白話詩

本局所選
下列各詩
，淺顯易
讀，興味
濃厚。可
以做舊體
詩的門徑
，可以做
新體詩的
參考。

白話唐人七絕百首	一冊	二角半
白話宋詩七絕百首	一冊	二角
白話唐宋人古體詩百首	一冊	三角
白話唐詩五絕百首	一冊	二角
白話宋詩五絕百首	一冊	二角

中華書局發行

散曲叢刊

任中敏編

連史紙印廿八冊 布套兩函 四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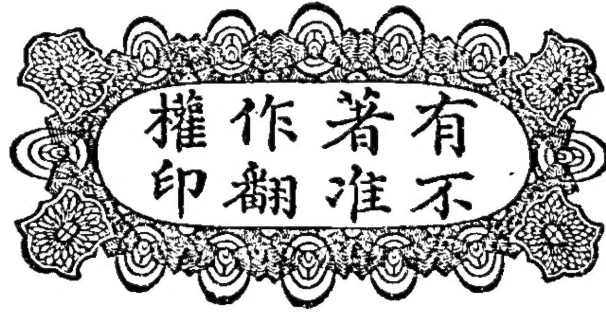
本刊宗旨：乃于我國文學上詩詞以後，戲曲以前，確定與詩詞體段相類之散曲一體，使我國文學上之各種典籍，益臻完備；並發表許多世人從未見過之元曲，及明清重要之散曲。全書十五種，除元明以來重要選集專集外，兼有論撰三種：一乃疏證元人之散曲學說；一乃散曲全部之整理與批評；一乃曲話體裁之選錄與品藻，極見散曲之風趣。而于原書之體例板本，作者之生平派別，及從來曲本內模糊錯誤之處，多有精密之考訂。全部曲文按譜斷句，每種書前各具提要，極便閱讀。

- ①陽春白雪 二冊
- ②樂府羣玉 二冊
- ③東籬樂府 一冊
- ④夢符散曲 一冊
- ⑤小山樂府 二冊
- ⑥酸甜樂府 一冊
- ⑦泚東樂府 二冊

- ⑧王西樓樂府 一冊
- ⑨唾窗絨 一冊
- ⑩海浮山堂詞稿 三冊
- ⑪花影集 三冊
- ⑫清人散曲 二冊
- ⑬作詞十法疏證 一冊
- ⑭散曲概論 二冊
- ⑮曲譜 四冊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騰陽官林煙台香港新加坡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六九二六)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陸費逵

編著者

王光祈

音樂叢刊之一

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全一冊)

◎ 定價銀二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標商冊註

